

孙永勤和毛山决战

□张子东

孙永勤出生于河北省兴隆县孙杖子村一户富裕家庭,由于不甘日寇对我中华大地的践踏,不甘过屈辱的亡国奴生活,于1933年12月联合16位要好的农民兄弟,组建了抗日队伍。他们转战热南敌占区,战斗在长城内外,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作战200余次,歼灭大量日伪军。他所领导的抗日队伍,由最初组建时的十几人,发展壮大到5000余众,被称为“天下第一军”。中共冀东党组织多次派人与该部取得联系,支援枪支弹药、医药用品,并先后派懂军事的党员骨干支持孙永勤的武装斗争。日军对孙永勤部恨之人骨,曾多次调集兵力围剿,但均未得逞。

1935年2月,孙永勤部在承德南部山区开展抗日活动。4月,遵化东北部山区闹匪患,“滚地雷”“马拐子”两股悍匪惊扰百姓,老百姓拖家带口逃到县城,恳请县政府为民除害。当时的县长何孝怡便秘密邀请孙永勤来遵化协助剿匪,

并答应给他们提供给养和枪支弹药。当时我冀东党组织也派刘玉林和李子华等人与孙永勤联系,经过接触,孙永勤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,把“天下第一军”改为“抗日救国军”。

1935年5月23日,抗日救国军转移至遵化吴家沟村,一部分住在三里店、小厂、毛山沟。孙永勤就住在我大伯张志跃家,大伯家成了军部。我父亲那时十几岁,他清楚地记得,那天傍晚前后,我家来了个救国军战士,大个子,迁西口音,是三屯营街里人,和我爷爷及我大伯都熟悉,大伯喊他徐庆云。他挎着双枪,来号房子住。这个人在毛山打散后,回了三屯营那边。三屯营原来归遵化管,爷爷和大伯常去三屯营赶大集,遇到过他。徐庆云后来当了八路军的大队长,归包森指挥,也常来我家住。

大伯家缺人手,所以让我父亲去帮忙。据我父亲后来回忆,当时大伯家人很多,东院老陈家也住满

人,父亲负责添柴烧水,帮大妈煮小米粥。当时孙永勤腿部负伤,他住的院里、屋里人来人往。

被活捉的翻译官王善理和孙永勤套近乎,假装同情抗日,孙永勤心软,说中国人不杀中国人,就把他放了。但是王善理被放走后,就把孙永勤的情况报告了日本鬼子。那天,遵化的保安队来人和孙永勤见面,说县城调了不少兵,要包围他们。孙永勤是被人抬去的,回去赶紧召集人开会,讨论怎么撤退。有说往北,有说往西,有的说马上走,有的说歇一会再走。孙永勤因为部下连日行军打仗太累了,所以决定起早走,又考虑需要有人打前站,就让住小于沟的那拨人先走。

我家老宅前后三排院,住满了救国军,前排堂屋有两战士站岗,因实在是太累了,他俩靠着锅台就睡着了。半夜传来枪炮声,街上很乱,父亲就听见徐庆云和爷爷说话,要留饭钱,被我爷爷拒绝了,之后他们开后门顺着后山走了。日

本鬼子是坐着汽车来的,带着钢炮,挨家挨户地搜,在吴家沟抓了大约十几个救国军。

5月24日,孙永勤的抗日救国军被日本鬼子逼上了毛山。天刚亮,就来了日本的飞机,大炮也从遵化方向打到毛山上,毛山成了一片火海。日本鬼子一批批往上增兵,东南西北四面都是枪炮声。战斗到下午,救国军基本上弹尽粮绝,伤亡惨重,孙永勤等已退至毛山主峰。孙永勤多次劝部下突围,他自己留下作掩护,但救国军战士宁可和军长一起战死,也决不后退。毛山决战,上千勇士一半战死,孙永勤等主帅也先后光荣捐躯,孙永勤将军和他的参谋长,还被日寇割去了头颅。

毛山决战中许多被打散的救国军战士,后来大都参加了八路军,他们在李运昌将军和包森司令员的指挥下,浴血奋战,直至抗日战争胜利。

昨日重现

搪瓷碗里的深情

□代克明

前几天爬梯登高清理厨房吊柜,在盆碗间发现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纸箱,这是啥东西?愣了一下,倏地想起纸箱里装的是啥了。打开小纸箱,是一只黄色带把手的搪瓷碗,掉了两块瓷的地方已锈迹斑斑。搪瓷碗分量很轻,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碗上面的印记已模糊不清,但看着看着,思绪把我带到了那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……

那是40多年前,盛夏的午后,在丰润火车站,刚满20岁的我与被地震砸伤的母亲一起,被亲人解放军抬入车厢。列车经几天几夜的疾驶,把我们带到了安徽省阜阳市。我和母亲在此疗伤半年有余,后来被砸伤的父亲也从其他地方转院到此疗伤。

永远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,天下着蒙蒙细雨,是淳朴善良的阜阳人民冒雨把我们从小火车上小心翼翼用担架抬下。尽管站台上灯光昏暗,但我们的心中却无比敞亮,终于不再担心伤痛的折磨,终于有了一个安身之所。

我和母亲及一部分伤员被安排到了阜阳市第二中学,先由支援阜阳的上海医疗队的军医和当地医生对我们进行了检查,接着护理人员开始对我们进行卫生清理,并换上干

净整洁的服装,给每人购买了生活日用品,上到被褥、蚊帐、内外衣裤,下到洗漱用具、碗筷调羹、手纸辫绳、针头线脑,一应俱全,感动得大家热泪盈眶,真有一种到家的感觉。当然了,最常用的,还是这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黄色搪瓷碗。搪瓷碗有一个把手,碗的外面印着“人定胜天”几个红字。这搪瓷碗除了一日三餐用它,另一个功能就是每天用它喝水。

负责对我们母女伤情进行跟踪治疗的是从上海来的曹姓军医。他四十来岁,穿着白大褂,带着一副茶色框的近视眼镜,个头不高,微胖,头发有些稀疏。他不大爱说话,但平常见到我们总是笑眯眯的,特别和蔼可亲。他不仅给我们治疗,还经常用放在床头的搪瓷碗倒上开水,等水微凉,看着我把药吃下,再三叮嘱一些注意事项后才离开。

护理我们的是一名从农村抽调的女赤脚医生。她年长我一岁,姓王,我称她为王姐。我们俩很合得来,她对我们照顾有加,帮我们洗衣、洗头、洗脸、洗脚。特别是刚到时,我因为震后好多天没有解大便,肚子胀得鼓鼓的,非常难受,灌肠后仍没有效果,她不嫌脏和臭,坚持用手给我往外掏大便,令我非常感动。为了防止我便秘,她每天



近日,唐山市老干部活动中心、唐山市老年大学组织党员志愿者、老干部宣讲员、部分老干部文艺团队到路北区祥荣里社区以现场宣讲、歌曲演唱、诗词朗诵、书画笔会和发放宣传册等形式,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,推动十九大精神进社区,活动现场吸引了100多名社区居民到场观看。吕楠 摄

用搪瓷碗倒上开水,放在床头晾着,叮嘱我多喝水,排毒去火。

在阜阳养伤期间,阜阳宣传部40多岁的白镜清大叔、阜阳粮食局的杜大哥和阜阳二中的张大哥,经常去看望我们。白镜清大叔在宣传部工作,知道我爱看书,每次去时除了带吃的,还会给我带几本书,比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红岩》《彷徨》《呐喊》等。杜大哥和张大哥每次都是一起来,每次都带来好吃的,并将好吃的放在床头的搪瓷碗里。

当年的12月,我基本痊愈,回到了唐山。临别时,为减轻负重,除了必带的物品外,好多东西都丢弃了,但这只字迹模糊还掉了两块瓷的搪瓷碗,我却带回了家。

40多年过去了,我成家立业,结婚生子,从青春年少走到了花甲。虽多次搬家,丢弃了不少旧物品,家里盆碗换了一批又一批,但始终把这个搪瓷碗当作宝贝一样珍藏。因为它记载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,它承载了阜阳人民对唐山人的深情厚谊。